

續修四庫全書

the target. The target was a 100 cm × 100 cm square, divided into four 50 cm × 50 cm quadrants.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Participants were seated at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targe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The target was placed on a table 100 cm in front of the participant. The tar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target (see Figure 1).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經部・禮類

禮書通故五十卷校文一卷(卷一至卷二十八)〔清〕黃以周撰

2265/01

禮書通故

一

〔清〕黃以周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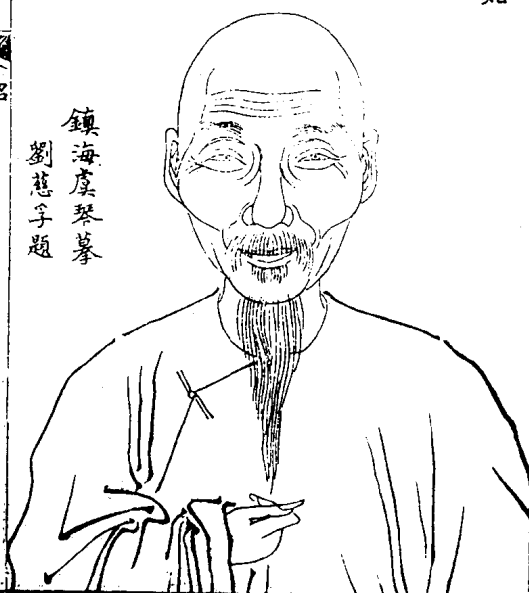
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九年刻黃氏試館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六〇毫米寬二三二毫米

校文一卷原缺今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補配

禮書通故

光緒癸巳孟夏
黃氏試
館梨成

元同先生小照



鎮海虞琴摹
劉慈孚題

聲音訓詁入學之門孰窺堂奧
富美禮文芟艾支離襄抱精純
漢學波靡先生董振履賢體聖
派衍司農紹聞衣言多士景從
絲叢時肄魯徐善容豈惟桑梓
瞻仰敬恭

受業林頤山敬題

自是以將多有以禮學名家者宋元以來禮學衰息僊

者說經言易而與言禮易可空談禮必徵實也

國朝經術昌明大儒輩出弓是議禮之家日以精密弓
衣服宮室之度冠昏器祭之儀軍賦官祿之制天文地
理之說皆能考求古義歷歷言之而彙萃成書集禮家
之大成者則莫如秦味經氏之又禮通考曾文正公嘗
與余言此書體大物博歷代典章具在弓此三通之外
尋此而四為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余讀之誠然惟秦氏
之書按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藪而未足為
治禮者之藝極求其博學詳說公非求尋以窺見先

序

十

王制作之渾輿者其在定海黃氏之書乎定海黃君元
同為薇香先生之哲嗣往歲吳和甫同季視學吾浙錄
先生明堂步筵說見示謂與余說明堂大旨相合余淡
憺不及一見未幾余來主講誥經精舍始尋交弓君後
又與同在書局知君固好學深思之士也曾以所撰禮
書通故數冊示余余不自揣小有獻替至今歲又以數
巨編來則寢然成書又尋見其十之六七而余精力衰
頹學問荒廢流覽是書有望洋向若而歎而已亟不鄙
棄問序弓余余何足序此書哉惟禮家聚訟自古難之
君為此書不墨守一家之學綜貫羣經博采眾論實事

求是惟善是從故有駁正鄭義者如綏以屬武非飾纓
射者履物正足非方足是也有申明鄭義者如冠弁委
貌為正義或以為元冠者別一說非謂冠弁即元冠婦
饋舅姑其席弓與謂二席並設非謂舅姑同席是也略
舉數事雖其小小者然其精審可知矣至其宏綱巨目
凡四十有九洵足究天人之奧通古今之宏視秦氏又
禮通考博或不及精則過之向使文正尋見此書必大
嘆歎謂秦氏之後又有此作可益三通而又矣余經義
腐陋無能為益而所說冠義母拜之鄉射禮乏參侯道
皆頗與鄙說合亦未始不自幸也德清俞樾

序

二

禮書通故

禮書通故弟一

定海黃以周述

孔穎達云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惠校本本禮經今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二也春秋說云禮義三百四也春秋傳曰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春秋說本此為文今各本俱誤作禮經三百與孝經說同則七處止有六名無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七名六也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成數故云二百也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說及中庸

禮書

一

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藝文志謂儀禮為禮古經凡此併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朱熹云經禮威儀禮器化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經禮為禮儀鄭元等皆曰經禮即周禮曲禮即儀禮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葉夢尋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皆臧書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叙之以泄事小史讀之以喻眾而卿大夫受之以教

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于天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說也故漢志立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眾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云儀禮則其中冠昏器祭燕射朝聘自為禮經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攷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于它書者猶有投壺弄瑟巡廟舞廟中霽等篇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

禮書

二

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以周案古人于儀禮單曰禮對記言則曰經其中古文曰古經周禮止曰周官對傳言曰周官經說文敘曰其併禮周官皆古文漢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經十七篇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景十三王傳曰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並未存儀禮周禮之名自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於是周官有周禮之名而十七篇之禮尚不併儀禮也後人又誤以曲禮三千為禮經于是名禮經為儀禮經義既繆經名亦因之不正矣後漢鄭元傳云鄭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舉鄭所注

書不應遺周官蓋儀禮二字乃周官禮三字之誤非漢時有儀禮之名也先君子曰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據周官肆師注古書禮儀作禮義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言人之動作禮義三百威儀三千有法則也以其為禮之大經曰經禮以其為禮之大義曰禮義其實一也以其威可象儀可象曰威儀以其委曲繇重曰曲禮實亦一也儀禮十七篇之大綱是謂禮經其中曲禮雖以凌次仲之釋例猶未盡其詳也周官冢宰言六典之綱是謂禮經而九賦九式未嘗非曲禮大宗伯言五禮之綱是謂禮經而大行人

禮書

三

司儀所言未嘗非曲禮也戴記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射義聘義凡以義名者古之所謂禮義遺篇猶在卽為禮經而其中言拜揖之儀俎豆之數非無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統言之皆為曲禮而任翼聖分內則少儀玉藻為明倫之綱曲禮上為敬身之綱亦非無禮經也諸書有經有曲讀者善會之或謂禮經為常曲禮為變尤謬

孔穎達云周禮為本儀禮為末賈公彥云周禮為末儀禮為本以周案二書無本末可分漢藝文志依劉歆七略禮類禮經先周官後極當

阮元云禮經在漢祇稱禮亦曰禮記熹平石經有儀禮載洪适隸釋而戴延之謂之禮記是也無併儀禮者鄭引此經直舉篇名亦不併儀禮今注疏本首題儀禮鄭氏注疑鄭學之徒加之猶鄭氏箋三字為雷次宗所加也以周案范書述鄭所注書有儀禮字禮經大題亦有儀禮字或者遂謂儀禮之名鄭君所定斯語失實鄭注羣經引禮經文皆直舉篇名不云儀禮其注禮器以曲禮為儀禮則云謂今禮也仍不名之為儀禮鄭志為鄭學之徒所記其引禮經亦直舉篇名不云儀禮則鄭氏師弟子竝無儀禮之名也禮注大題儀禮當是東晉人

禮書

四

所加東晉人盛稱儀禮又案禮經古祇稱禮經五十六篇皆古文對今文言之曰禮古經見漢志十七篇為今文別古文言之曰今禮見鄭君禮器注今禮者今文家所傳禮也古文禮與記各自為書今文家記圻圻禮亦稱之曰禮記詩鄭箋引少牢禮曰禮記主人髮髻爾雅郭注引士相見安而後傳言有司徹非用席器服傳苴麻之有蕢者竝曰禮記是也漢初傳今文十七篇者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其本各異當時別其家法又併之曰大戴禮小戴禮鄭君目錄所謂大戴弟幾小戴弟幾是也後漢儒林傳云康成木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

之取其義長者為鄭氏學下又別言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則所云小戴禮即十七篇也鄭君以經禮三百為周官三百六十屬曲禮三千為今禮十七篇及其逸者亏是又併之曰曲禮奔器注投壺目錄並云屬曲禮之正篇曲禮即指今禮十七篇及其逸者也自東漢三禮之名出禮為周官禮記之總名而西漢五十六篇之專名反為周官禮記所涵自魏晉號四十九篇為禮記亦謂之小戴禮而東漢十七篇之名禮記名小戴禮者又為四十九篇戴記所奪於是別號之為儀禮此與鄭君以十七篇為曲禮同意然曲禮雖不足當十七篇而

禮書

五

名猶見於經謂之儀禮實為不典或曰儀禮之名始自東漢隋志載一字石經有儀禮九卷隸釋載熹平石經殘碑亦有儀禮此語實非石經之見亏范史者據帝紀及儒林臣者傳皆云五經據蔡邕張馴傳以為六經及讀盧植傳知熹平刊石經本止五經後從盧植奏請刊立禮記合之為六經陸機洛陽記載延之西征記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六引羊頭山記並云石經有禮記不言儀禮與盧植傳甚合隋志名為儀禮者係後人改併非其舊題也

禮經篇次依劉向別錄與大小戴不同大戴禮士冠一

士昏二士相見三與別錄同士器四既夕五士虞六特牲七少牢八有司徹九鄉飲酒十鄉射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十三聘禮十四公會大夫十五覲禮十六魯服十七與別錄異小戴禮士冠一士昏二士相見三鄉飲酒四鄉射五燕禮六鄉射七與別錄同士虞八魯服九特牲十少牢十一有司徹十二士器十三既夕十四聘禮十五公會十六覲禮十七與別錄異

禮書

六

篇次不同以大戴為最當禮經十七篇以冠昏相見士器既夕士虞特牲鄉飲鄉射九篇士禮居首后倉傳其學作曲臺記九篇即說此士禮九篇以推天子諸侯之制大戴以此九篇剝首以明授受所自而少牢有司徹二篇與特牲類故併入之且鄉飲鄉射亦兼大夫禮也燕大射以下為諸侯天子禮器服通禮終之其次秩然漢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篇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取明戴惠戴聖慶晉皆其弟子三家立考學官禮古經者出

云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亏天子之說劉敞云經七十篇當作十七篇及孔氏謂孔氏安國所尋壁中書也當屬上句學七十篇學當作與七十當作十七古經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朱熹云上文經七十篇本注后氏戴氏又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后倉二戴皆其弟子高堂生三傳至后倉二戴乃后倉弟子此句誤則彼所謂后戴之禮即傳此高堂生之所尋而今號儀禮者也況劉氏所考亏所增多篇數適合而上文經目又別無高堂生十七篇

禮書

七

之禮其證甚明賈公彥疏亦云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當從劉氏說又張氏識誤云如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尋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冗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次偶同耳此則不漢考亏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亏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器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邪江永云儀禮不止士禮此志傳士禮三字恐有誤儒林傳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彥敘周官廢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

禮書

八

傳十七篇蓋博士之博誤為傳而傳易為禮遂誤作傳士禮賈氏所引唐初本尚未誤以周案釋文敘錄曰古禮經五十六篇倉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為逸禮又引鄭六藝論曰後尋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劉氏校藝文志改七十作十七與釋文合亏本志所云多三十九篇之數亦符是也案十七字之例斷無可疑以總目凡禮家五百五十五篇核之尚少一篇據記奔器孔疏引藝文志漢興始子魯淹中尋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篇藏孔氏府謂之逸禮又引六藝論云後孔子壁中尋古文禮五十七篇較今漢志卻多一篇然云古禮五十六篇諸書所引悉同未可偏執一文以質之矣漢

禮書

八

取尋其真其書以冠昏相見士器既夕士虞特性鄉飲
鄉射九篇居首故曰士禮后倉傳高堂生之學作曲臺
記九篇亦即說此冠昏相見士器既夕士虞特性鄉飲
鄉射九篇士禮以推說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不及古
文禮為詳故云古經多三十九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
之制猶瘠倉等推士禮以致亏天子之說此本專指曲
臺記九篇言

案漢書如注云行射禮于曲臺后倉為記
七略云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
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據此曲臺九篇內當有射禮然
其書初非專言射如注七略著其書之由曰服虔云
在曲臺校書者記因以為名孫惠蔚云曲臺之記載氏
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性獻之數而行事之於備物之
體蔑有具焉據此曲臺為校書後漢儒林傳引書高
之地其九篇內于祭類尤詳也

禮書

九

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孔氏禮記正義引藝文志及儒
林傳亦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皆優文節引爾高堂生
未立博士賈敘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當依士冠禮疏
所引作高堂生為博士傳禮十七篇 又案古文禮五
十六篇亏天子諸侯卿大夫禮為多今禮十七篇大夫
止少牢有司徹二篇諸侯止燕大射聘會四篇天子止
觀禮一篇士禮則有九篇自注疏以鄉飲鄉射屬大夫
禮後人遂不知曲臺記九篇為何書而推士禮致天子
之說亦不明張氏識誤因謬江慎修說尤非

邵懿辰云漢初高堂生傳禮經十七篇非有關也昏義

曰夫禮始亏冠本亏昏重亏器祭尊亏朝聘和亏鄉射
是八者約十七篇而言之也禮運凡兩舉八者特射鄉
說為射御耳一則曰達亏器祭射鄉冠昏朝聘再則曰
其行之以貨力辯讓飲食冠昏器祭射鄉朝聘貨力辯
讓飲食六者禮之緯也冠昏器祭射鄉朝聘八者禮之
經也其證之明確而可指者適合亏大戴十七篇之次
序大戴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器祭也十
十一二十二篇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
器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孔子取此十七篇以為教故
曰子所雅言劉歆謂又有逸禮三十九篇言不足信又

禮書

十

以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誤始亏史記太史公疏
略見其首篇為士禮概而言之以周案王制以冠昏器
祭鄉相見為六禮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則所謂冠昏
器祭鄉相見士禮也大戴以此居禮經之首亦以明高
堂生所傳號為士禮者以此禮運通天子諸侯為文兩
言冠昏器祭射鄉朝聘家語引作達之器祭鄉射冠昏
朝聘邵氏以射御之御為鄉之形譌不為無據以此八
者為約十七篇而言之十七篇為完書所見亦卓但因
此遂議逸禮三十九篇為姦言殊不足信

漢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尋古文尚書及禮記論

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閻若璩云禮記今文二字衍或禮經之誤或云禮記當作禮禮記數十當作數百以周案說文自敘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昇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亦云禮記與漢志同禮句卽志所謂禮古經五十六篇是記句卽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西漢之時亏禮經但曰禮其記但曰記漢志說文敘可以互證亦有併其記爲禮記者如河閒獻王傳所謂禮禮記是也但河閒獻王所昇禮記卽志所謂百三十一篇之古文與大小戴禮記有別大小戴禮記古經古記及今文禮記兼有禮與記皆有古文今文之別

禮書

主

淹中所昇之經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皆古文也后倉所傳禮十七篇爲今文大小戴所輯諸記多係今文而亦間存古文也何以言之漢志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七十子後學者謂七十子之徒故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見顏注漢志又曰禮古經出淹中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及字承上多字爲文皆今文家后倉等所未見是明堂陰陽王史氏諸記

亦出亏淹中也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是諸記之爲古文可知也敘錄又引六藝論云後昇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鄭君此論上下皆據古文言之則百三十一篇之記爲古文尤可知也鄭注奔器云奔器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昇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亏禮記百又投壺目錄云投壺亦屬曲禮之正篇也曲禮之正篇謂禮之古經此戴記有古經之證也漢志古經五十六篇而記百三十一篇一倍有餘蓋七十子後學者各記所聞一經不止一記也今禮經中諸記爲后倉所傳

禮書

主

今文家之記小戴有冠昏鄉飲燕射聘諸記大戴有朝事儀蓋出亏古文家者故晉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二百四篇卽別錄所謂古文記此戴記有古記之證也鄭注奔器以爲古文許君五經異義引戴記則謂之今禮蓋大小戴所采之禮雖古文今文兼有而古文難讀勢不能多采卽奔器篇屬古文而其難讀之處已多節去故鄭注奔器又引逸奔器禮以相較此戴記所采古文少今文多之證也閻說禮記今文固爲失察漢志云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專承上尙書而言故下云孔安國悉昇其書以考二十九篇

尋多十六篇其餘篇數詳下故亏此略之非通禮記論語孝經言之也或疑文有脫譌亦未是

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以周案漢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別錄多七十三篇若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一篇亦止有百八十五篇別錄多十九篇蓋漢志本劉歆七略而七略與別錄亦有出入也別錄有通論制度吉事器服祭祀樂記明堂陰陽世子法等目見鄭君禮記目錄別錄入樂記于禮家七略出樂記于樂家斯其顯異可見者後人必參求其同說多膠葛不可通錢竹汀說漢志記百三十一篇合大小戴而言

禮書

三

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禮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之數據器服四制孔疏別錄無此文是志所云百三十一篇在別錄止百三十篇矣加明堂陰陽王史氏五十四篇再加以三朝記樂記二十篇適尋二百四篇錢氏此說不足爲據以今大戴所存之篇已多同于小戴則小戴所取未必盡是大戴所棄且大小戴之記亦非盡取諸百三十一篇之中漢志樂記二十三篇三朝記七篇合三十篇亦不尋據史記所錄十三篇爲說陳恭甫又爲之說日記百三十一篇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王史氏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而別錄言二百四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除之故爲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陳氏此說亦未當漢志樂記二十三篇全入樂家禮家之記斷不重出此十一篇一除一不除亦任意言之

鄭眾云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化周官則此周官也鄭元云此者成王化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賈公彥云尙書般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

禮書

南

過三千言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案書傳周公一季救亂二季伐商三季踐奄四季建侯衛五季營成周六季制禮化樂七季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卽今周禮也以周案賈疏駁仲師申康成甚當

賈公彥云周官孝武時始出祕而不傳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顯亂不諱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尋條通朱熹云周禮周公選典也胡氏父子以爲王莽令劉歆撰如天官家宰卻管宮闈之

事其意只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并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知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女祝掌凡內禱祠祈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哉以周案漢志周官經六篇傳四篇古人經傳分行後世多比附之如儀禮傳附節下記附篇末幸有標題其違失經意猶易識別周官傳不見其屬入經中亦必不少故周官固有可疑特不可如後人之指擊耳鄭志通志據孫處說以為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季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經行故其言與

禮書

五

他經不類存參

賈公彥云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位言之謂之周禮王應麟云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佗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以下始曰周官禮闕若璩云案康成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佗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于此以周案鄭君弓儀禮禮記注引周禮甚多不獨周官序為狀後漢書盧植傳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此鄭序所本也考周禮之名始見于漢書王莽傳其議建

弓劉歆亦見于荀悅之紀陸惠明之敘錄紀云劉歆以周禮十字疑衍敘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之班氏弓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弓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為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曰周官會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貨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著明于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猶稱周官時未居攝不敢棄易至此也莽傳徵天下通藝及張純等奏之稱周官亦皆在未居攝之時是則周官之易名周禮其枉居攝之後矣

禮書

末

釋文敘錄云陳邵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隋經籍志云記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尋百三十篇又尋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三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縣重合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以周案晉陳邵周禮論序語皆失實漢志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三十一篇蓋古文也大

小戴所采記今文為多大戴記之存者考漢志禮家諸記外又取儒家曾子十八篇存其十篇孫卿子三十三篇存其問五義三本勸學宥坐數篇賈子五十八篇存其係傳諸篇又取論語家孔子三朝記七篇師古曰三
大戴禮有其一篇案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劉志秦必傳注並引劉向別錄云孔子三見京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王伯厚以為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惠諸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開即漢志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小戴記奔器投壺諸篇取諸古禮經鄉飲酒義冠義昏義射義燕義聘義取諸古禮記三季問京公問諸篇取諸荀子又取儒家子思子二十三篇存其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取公孫尼子樂記二十三篇存

禮書

七

其十一合為一篇顏師古以記中庸即藝文志之中庸說二篇誤舊唐書引沈約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劉歆云緇衣樂記皆公孫尼子作按文選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引子思子詩曰管吾有先正陳邵其言明且清今其語皆在緇衣篇則沈氏說信矣
二百四篇據劉向別錄為言其實二戴所取不專在二百四篇中也作隋書者改為二百十四篇又以五種實有二百十五篇遂謂記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尋百三十一篇以合其數誤杜氏通典又改明堂陰陽記為二十二篇王史氏記為二十篇總二百二篇要誤又考樂記孔疏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入禮記在劉向而四十九篇實為小戴之舊目矣後漢橋

元傳云七世祖仁從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成帝時為大鴻臚戴德當任戴聖漢儒林傳曰小戴授梁人橋仁楊榮家世傳業由是小戴有橋楊之學劉向校書祕府與橋仁同時所見篇目已為四十九不待融足甚明釋文敘錄曰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此語亦非別錄所記四十九篇即本小戴禮記特篇次先後有異同百觀鄭君目錄所引自知隋志欲以小戴所錄補大戴闕篇尚多三篇故以月令明堂樂記歸之融入以合其數其實小戴之記未必俱取大戴戴東原孔輿軒已詳辨之矣竊考詩汾沮洳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靈臺正義引大戴禮正義引玉海載沈約

禮書

本

禮法十卷序引大戴記有禮法白虎通義引辨名記曰禮別名記引禮法曰禮記禮法所云禮皆據大戴禮為文又別引禮三正記禮五帝記禮親屬記其亦為大戴禮記可知也則大戴亡佚之篇非一同小戴而隋書欲以小戴之四十六篇補其闕數不亦誣乎今大戴記三十八篇已上皆亡中又闕四十三四四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及八十二以後四篇凡存三十九篇其實大戴篇第立依司馬貞所見本為定凡存三十八篇史記索隱云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錢竹汀謂唐以并盛德明堂不分為二遷廟